



古今圖書集成

食蟲典第一百八十二卷

蛇部紀事

史記三皇本紀伏羲氏蛇身人首女媧氏亦蛇身人首

雲笈七籙黃帝至圓丘其國有不死樹食其子與葉人皆不死有丹繒之泉飲之而壽有巨蛇害人黃帝以雄黃卻逐之其蛇留一時而返

論衡吉驗篇洪水滔天蛇龍爲害堯使禹治水驅蛇龍水治東流蛇龍潛處

山海經中山經浮戲之山汜水出焉而北流注於河其東有谷因名曰蛇谷注言此中出蛇

汲冢周書王會解歐人蟬蛇蠍順食之美注東越歐人也北交州蛇特多爲上珍也

穆天子傳季冬甲戌天子東遊飲於留祁射於麗虎讀書於荔丘口獻酒於天子乃奏廣樂天子遺其靈鼓乃化爲黃蛇

史記秦本紀十一年初爲鄜畤注文公夢黃蛇自天而下屬之地止於鄜衍史敦以爲神故自此立畤

左傳莊公十四年鄭厲公自櫟侵鄭及大陵獲傅瑕傅瑕曰苟舍我吾請納君與之盟而赦之六月甲子

傅瑕殺鄭子及其二子而納厲公初內蛇與外蛇鬪於鄭南門中內蛇死六年而厲公入公聞之間於申繻曰猶有妖乎對曰人之所忌其氣燄以取之妖由人興也人無覺焉妖不自作人乘常則妖興故有妖厲公入遂殺傅瑕

新序晉獻公太子之至靈臺蛇繞左輪御曰太子不下拜吾聞國君之子蛇繞左輪者速得國太子遂不行返乎舍御人見太子太子曰吾聞爲人子者盡和順

君不行私欲恭嚴承命不逆君安今吾得國是君失安也見國之利而忘君安非子道也聞得國而拜其聲非君欲也廢子道不孝逆君欲不忠而使我行之殆欲吾國之危明也拔劍將死御止之曰夫殺祥妖

恭承命不以身恨君孝也今太子見福不拜失禮殺身恨君失孝從僻心棄正行非臣之所聞也太子曰不然我得國君之孽也拜君之孽不可謂禮見殺祥而忘君之安國之賊也懷賊心以事君不可謂孝挾偽意以御天下懷賊心以事君邪之大者也而使我行之是欲國之危明也遂伏劍而死君子曰晉太子徒御使之拜蛇祥猶惡之至于自殺者爲見疑於欲國也已之不欲國以安君亦以明矣爲一愚御過言一節之士也

芥隱筆記晉文公出已反國介子推不肯受賞爲賦詩曰有龍如飛飛徧天下五蛇從之爲之承輔龍反

其鄉得其處所四蛇從之得其露雨一蛇羞之棄死於中野

新序晉文公出獵前驅曰前有大蛇高如隄阻道竟之文公曰寡人聞之諸侯夢惡則修德大夫夢惡則修官土夢惡則修身如是而禍不至矣今寡人有過天以戒寡人還車而反前驅曰臣聞之喜者無賞怒者無刑今禍已在前矣不可變何不遂驅之文公

曰不然夫神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禍福未發猶可化也還車反宿齋三日請於廟曰孤少穢不肥幣不厚罪一也孤好弋獵無度數罪二也孤多賦斂重刑罰罪三也請自今以來者關市無征澤梁無賦斂放罪人舊田半稅新田不稅行此令未半旬守蛇更夢

天帝殺蛇曰何故當聖君道爲而罪當死發夢視蛇臭腐矣謁之文公曰然夫神果不勝道而妖亦不勝德奈何其無究理而任天也應之以德而已

左傳文公十六年有蛇自寢宮出入於國如先君之

數秋八月辛未聲妾薨毀寢臺

賈誼新書孫叔敖之爲嬰兒也出遊而還憂而不食

其母問其故泣而對曰今日吾見兩頭蛇恐去死無日矣其母曰今蛇安在曰吾聞見兩頭蛇者必死吾恐他人又見之吾已殺而埋之也其母曰無憂汝不死吾聞之有陰德者天必報之以福果不死人聞之皆論其能仁也及爲令尹未治而國人信之

水經注溠水東南逕隋縣故城西春秋魯莊公四年楚武王伐隋令闢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軍臨於隋舉而葬之故謂之斷蛇丘後蛇銜明珠報德世謂之

隋侯珠亦曰靈蛇珠

搜神記昔隋侯因使人齊路行深水沙邊見一小蛇可長三尺於熱沙中宛轉頭上血出隋侯見而惑之下馬以鞭撥於水中語曰汝若是神龍之子當願擁護於我言訖而去至於齊國經二月還復經此道忽有一小兒手把一明珠當道送與隋侯曰誰家之子而語五答曰昔日深蒙救命甚重感恩聊以奉報侯

曰小兒之物詎可受之不顧而去至夜又夢見小兒持珠與侯曰兒乃蛇也早蒙救命全今日答恩不見垂納請受之無復疑焉侯驚異迨旦見一珠在牀頭侯乃收之而感曰傷蛇猶解知恩重報在人反不知恩乎侯歸持珠進納具述元由終身食祿耳

左傳成公二年晉師從齊師陳於棗齊師敗績逢丑父與公易位將及華泉驂姑於木而止丑父寢於棘中蛇出于其下以肱擊之傷而匿之故不能推車而及襄公二十一年初叔向之母妬叔虎之母美而不使其子皆諫其母曰深山大澤實生龍蛇彼余美懼其生龍蛇以禍女

搜神記魯定公元年有九蛇繞柱占以爲九世廟不祀乃立燭宮

孔叢子嘉言篇宰我使於齊而反見夫子曰梁丘據遇虺毒三旬而後瘳朝齊君會大夫衆賓而慶焉弟子與在賓列大夫衆賓並復獻攻療之方弟子謂之曰夫所以獻方將爲病也今梁丘已瘳矣而諸夫子乃復獻方方將安施意欲梁丘大夫復有虺害當用之乎衆坐默然無辭弟子此言何如夫子曰汝

說非也夫三折肱爲良醫梁丘子遇虺毒而獲療猶

有與之同疾者必問所以已之之方焉衆人爲此故各言其方欲售之以已人之疾也凡言其方者稱其良也且以參據所以已之之方優劣耳

戰國策昭陽爲楚伐魏覆軍殺將得八城移兵而攻

齊陳軫爲齊王使見昭陽再拜賀戰勝起而問楚之法覆軍殺將其官爵何也昭陽曰官爲上杜國爵爲上執珪陳軫曰異貴於此者何也曰唯令尹耳陳軫曰令尹貴矣主非置兩令尹也臣竊爲公譬可也楚

有祠者賜其舍人卮酒舍人相謂曰數人飲之不足一人飲之有餘請畫地爲蛇先成者飲酒一人蛇先

成引酒且飲乃左手持卮右手畫蛇曰吾能爲之足未成一人之蛇成奪其卮曰蛇固無足子安能爲之足遂飲其酒爲蛇足者終亡其酒今君相楚而攻魏破軍殺將得八城不弱兵欲攻齊齊畏公甚公以是爲名亦足矣官之上非可重也戰無不勝而不知止

者身且死爵且後歸猶爲蛇足也昭陽以爲然解軍而去

韓子說林篇鵠夷子皮事田成子田成子去齊走而之燕鵠夷子皮負傳而從至望邑子皮曰子獨不聞涸澤之蛇乎涸澤蛇將徙有小蛇謂大蛇曰子行而我隨之人以爲蛇之行者耳必有殺子不如相衡負

我以行人必以我爲神君也乃相衡負以越公道而行人皆避之曰神君也今子美而我惡以子爲我上客千乘之君也以子爲我使者萬乘之卿也子不如爲我舍人田成子因負傳而隨之至逆旅逆旅之君

待之甚敬因獻酒肉

華陽國志秦惠王知蜀王好色許嫁五女于蜀蜀遣

五丁迎之還到梓潼見一大蛇入穴中一人攬其尾掣之不禁至五人相助大呼批蛇山崩時壓殺五人及秦五女山分爲五嶺直頂上有平石蜀王痛傷乃

登之因命曰五婦冢

漢書高祖本紀高祖被酒夜徑澤中令一人行前行

前者還報曰前有大蛇當徑願還高祖醉曰壯士行何畏乃前拔劍斬蛇蛇分爲兩道開行數里醉困臥

後人來至蛇所有一老嫗夜哭人問嫗何哭嫗曰人殺吾子人曰嫗子何爲見殺嫗曰吾子曰帝子也化爲蛇當道今者赤帝子斬之故哭人乃以嫗爲不誠

欲苦之嫗因忽不見後人至高祖覺告高祖高祖乃心獨喜自負諸從者日益畏之

陳留風俗傳小黃縣者衛地故陽武東黃鄉也因黃水以名縣沛公起兵野戰喪皇妣於黃鄉天下平定乃遣使者以梓官招魂幽野於是丹蛇在水自洗濯

入於梓宮其浴處有遺髮故謚曰昭靈夫人

列仙傳元谷者自言河間人餌巴豆雲母賣藥於都

市七錢一丸治百病河間王病買酒服之下蛇十餘頭

漢書五行志武帝太始四年七月趙有蛇從郭外入

與邑中蛇鬪孝文廟下邑中蛇死後二年秋有衛太

子事事自趙人江充起

水經注衡漳東北右合張平口故溝上承武強淵澗

之西南之側水有武強縣故治故淵得其名焉東觀漢記曰光武拜王梁爲大司空以爲侯國者宿云邑人有行于塗者見一小蛇疑其有靈持而養之名曰

擔生長而吞噬人里中患之遂捕繫獄擔生負而奔邑淪爲湖縣長吏咸爲魚矣

後漢書安帝本紀帝肅宗孫也父清河孝王慶帝自在邸第有赤蛇盤於牀第之間

解奴幸傳章帝時有壽光侯者能効百鬼衆魅令自縛見形其鄉人有婦爲魅所病侯爲効之得大蛇數丈死於門外又有神樹人止者輒死鳥過者必墜侯復効之樹盛夏枯落見大蛇長七八丈懸死其間應劭風俗通予之祖父郴爲汲令以夏至日詣見主簿杜宣賜酒時北壁有懸赤弩照於杯影如蛇宣畏惡之然不敢不飲其日便得脅腹痛切妨損飲食大用羸露攻治萬端不爲愈後郴因事過至宣家闕視問其故云畏此蛇蛇入腹中郴還聽事思惟良久顧見懸弩必是也則使門下史將鉤下待徐扶輦載宣於故處設酒杯中故復有蛇因謂宣此壁上弩影耳非有他怪宣遂解甚夷憚由是瘳平後漢書費武母產武而井產一蛇送之林中後

方術傳許曼者祖父峻字季山善卜占之術曼少傳峻學桓帝時龍西太守馮緝始拜郡開綏苟有兩赤蛇分南北走緝令曼筮之卦成曼曰三歲之後君當爲邊將官有東名當東北行三千里復五年更爲大將軍南征延熹元年緝出爲遼東太守討鮮卑至五年復拜車騎將軍擊武陵蠻賊皆如占搜神記漢桓帝卽位有大蛇見德陽殿上洛陽市令

淳于翼曰蛇有鱗甲兵之象也見於省中將有椒房大臣受甲兵之象也乃棄官遁去到延熹二年誅大將軍梁冀捕治家屬揚兵京師也

後漢書謝弼傳弼除郎中時青蛇見前殿大風拔木詔公卿以下陳得失弼上封事曰臣聞和氣應於有德妖氣生乎失政上天告謔則王者思其愆政道或虧則姦臣當其罰夫蛇者陰氣所生鱗者甲兵之符也洪範傳曰厥極弱時則有蛇龍之孽又熒惑守亢裴回不去法有近臣謀亂發於左右不知陛下所與從容帷帳之内親信者爲誰宜急斥黜以消天戒五行志熹平元年四月甲午青蛇見御坐上是時靈帝委任宦者王室微弱計按張良傳建寧二年夏青蛇見御坐軒前免上疏陳蕃竇武未被明宥妖眚之來皆爲此也敦煌寶錄曰蛇長六尺夜於御前當軒而見

神仙傳壺公者不知其姓名也費長房詣公公乃畱房於羣虎中虎磨牙張口欲噬房房不懼明日又內於石室中頭上有一方石廣數丈以茅絰懸之又諸蛇來噉繩繩卽欲斷而長房自若公至撫之曰子可教矣

後漢書華佗傳佗嘗行道見有病咽塞者因語之曰向來道隅有賣餅人辨糞甚酸可取三升飲之病自當去卽如佗言立吐一蛇乃懸於車而候佗時佗小兒戲於門中逆見自相謂曰客車邊有物必是逢我翁也及客進顧視壁北懸蛇以十數乃知其奇

搜神記沛國華佗字元化一名勇鄖邪劉勳爲河內太守有女年幾二十苦脚左膝裏有瘡癢而不痛瘡

百圍長數十丈行人過視則往而不返積年如此失

廣州記晉興郡蛇嶺去路側五十里忽有一物大

愈數十日復發如此七八年佗使視佗曰是易治之當得稻穉黃色犬一頭好馬二匹以繩繫犬頸使走馬牽大馬極輒易計馬走三十餘里犬不能行復令步人拖曳計向五十里乃以藥飲女女卽安臥不知人因取大刀斷大腹近後脚之前以所斷之處向瘡口令二三十寸停之須臾若有蛇者從瘡中出便以鐵椎橫貫蛇頭蛇在皮中動搖良久須臾不動乃牽出長三尺許純是蛇但有眼處而無瞳子又逆鱗耳以膏散著瘡中七日愈

瑯環記甄后旣入魏宮宮庭有一綠蛇口中恒有赤珠若悟子大不傷人人欲害之則不見矣每日后梳粧則盤結一髻形於后前后異之因效而爲髻巧奪天工故后髻每日不同號爲靈蛇髻宮人擬之十不得一二也

拾遺記張承之母孫氏懷承之時乘輕舟遊於江浦之際忽有白蛇長三尺騰入舟中母祝曰若爲吉祥勿毒噬我繁而將還置諸房內一宿視之不復見蛇嗟而惜之鄰中相謂曰昨見張家有一白鶴聳翮入雲以告承母使筮之筮者曰此吉祥也蛇鶴延年之物從室入雲自下升高之象昔吳王閭闈葬其妹殉以美女珍寶異創窮江南之富未及十年雕雲覆於溪谷美女游於冢上白鶴翔於林中白虎嘯於山側皆是昔時之精靈今出于世當使子孫位超臣極擅名江表若生子可以名曰白鶴及承生位至丞相爲輔吳將軍年踰九十蛇鶴之祥也

人甚多董奉從交州出由此嶠見之大驚云此蛇也

往施符勅經宿往看蛇已死矣左右白骨聚積成丘

搜神記東越閩中有庸嶺高數十里其西北隙中有

大蛇長七八丈大十餘圍土俗常懼東治都尉及屬

城長吏多有死者祭以牛羊故不得福或與人夢或

下諭巫祝欲得啗童女年十二三者都尉令長並共

患之然氣厲不息共請求人家生婢子兼有罪家女

養之至八月朝祭送蛇穴口蛇出吞噉之累年如此

已用九女爾時預復募索未得其女將樂縣李誕家

有六女無男其小女名寄應募欲行父母不聽寄曰

父母無阻惟生六女無有一男雖有如無女無縕繁

濟父母之功既不能供養徒費衣食生無所益不如

早死賣寄之身可得少錢以供父母豈不善耶父母

慈憐終不聽去寄自潛行不可禁止寄乃告請好劍

及昨蛇大至八月朝便詣廟中坐懷劍將大先將數

石米糲用蜜釀灌之以置穴口蛇便出頭大如囷目

如一尺鏡間養香氣先啗食之寄便放犬大就噉昨

寄從後斫得數創創痛急蛇因跳出至庭而死寄入

視穴得其九女髑髏悉舉出咤言曰汝曹怯弱爲蛇

女爲后拜其父爲將樂令母及姊皆有賞賜自是東

治無復妖邪之物其歌謠至今存焉

博物志人有山行墮深洞者無出路餓餓欲死左右

見龜蛇甚多朝暮引頸向東方人因伏地學之遂不

饑體殊輕便能登巖岸經數年後竦身舉臂遂超山

澗上卽得還家

晉書杜預傳預初在荊州因宴集醉臥齋中外人聞

嘔吐聲竊窺於戶止見一大蛇垂頭而睡聞者異之

張華傳華博物洽聞世無與比武庫封閉甚密其中

忽有雉雛華曰此必蛇化爲雉也開視雉側果有蛇

樂廣傳廣遷河南尹嘗有親客人闊不復來廣問其

故答曰前在坐蒙賜酒方欲飲見盃中有蛇意甚惡

之旣飲而疾於時河南聽事壁上有角漆畫作蛇廣

意盃中蛇卽角影也復置酒於前處謂客曰酒中復

有所見不答曰所見如初廣乃告其所以客豁然意

解沉病頓愈

五行志武帝咸寧中司徒府有二大蛇長十許丈居

聽事平檻上而人不知但數年怪府中數失小兒及

猪犬之屬後有一蛇夜出被刃傷不能去乃覺之發

徒攻擊移時乃死夫司徒五教之府此皇極不建故

蛇孽見之漢靈帝時蛇見御座楊賜云爲帝溺於色

之應也魏代宮人很多晉又過之燕游是涵此其孽

也詩云惟虺惟蛇女子之祥也

惠帝元康五年三月癸巳臨淄有大蛇長十餘丈負

二小蛇入城北門逕從市入漢城陽景王祠中不見

地弟子於後以斧殺之

酉陽雜俎晉許旌陽吳猛弟子也當時江東多蛇禍

猛將除之選徒百餘人至高安令具炭百斤乃度尺

而斷之寘諸壇上一夕悉化爲玉女惑其徒至曉吳

猛悉命弟子無不涅其衣者惟許君獨無乃與許之

遼江及遇巨蛇吳年衰不能制許遂禹步勅劍登其

首斬之

晉書五行志明帝大寧初武昌有大蛇常居故神祠

空樹中每出頭從人受食京房易妖曰蛇見於邑不

出三年有大兵國有大憂尋有王敦之逆

搜神記吳郡海鹽縣北鄉亭里有士人陳甲本下邳

人晉元帝時寓居華亭獵於東野大數欵見大蛇長

六七丈形如百斛船元黃五色臥岡下陳卽射殺之

不敢說三年與鄉人共獵至故見蛇處語同行曰昔

在此殺大蛇其夜夢見一人烏衣黑幘來至其家問

曰我昔昏醉汝無狀殺我我昔醉不識汝面故三年

不相知今日來就死其人卽驚覺明日腹痛而卒

廣五行記晉吳興太守袁元瑛嘗之官請郭璞筮吉

凶璞曰至官當有赤蛇爲妖不可殺之後到府果有

赤蛇在銅虎符函上蟠元瑛家人過殺之其後元瑛

爲徐穀害

搜神後記太尉郗鑒字道微鎮丹徒會出獵時二月

中赫始生有一甲士折食一革卽覺心中淡淡渾作

欲吐因歸乃成心腹疼痛經半年許忽大吐吐出一

中華書局影印

搜神記秦瞻居曲阿彭皇野忽有物如蛇突入其腦中蛇來先聞臭氣便於鼻中入盤其頭中哄哄僅聞其腦間食聲嘔嘔數日而出去尋復來取手巾縛鼻口亦被入積年無他病唯患頭重

榮陽郡有一家姓廖累世爲蠱以此致富後娶新婦大缸婦試發之見有大蛇婦乃作湯灑殺之及家人歸婦具白其事舉家驚惋未幾其家疾疫死亾略盡晉書沮渠蒙遜載記蒙遜攻浩亹而蛇盤於帳前蒙遜笑曰前一爲騰蛇今盤在吾帳天意欲吾廻師先定酒泉燒攻具而還

異苑司馬軌之字道援善射雉太元中將媒下娶此媒屢雉亦應試令尋覓所應者頭翅已成雉半身故是蛇

晉太元中汝南人入山伐竹見一竹中蛇形已成上枝葉如故又吳郡桐廬人常伐餘餘竹見一竹竿雉頭頸盡就身猶未變此亦竹爲蛇蛇爲雉也

廣五行記晉安帝義熙末年殷仲文年十三父亾冢有大怪有大蛇長丈或戴其堂屋或拔其炊釜置地家人棄舍奔散唯仲文居喪如故然仲文後竟爲宋高祖所戮

蓮社高賢傳遠公在廬山有行者嘗來侍師善驅蛇蛇爲盡去因號辟蛇行者

南康記南野巖山有漢太傅陳蕃冢墓昔值軍亂開墓有三寶軍人爭掘指麾必啓忽大蛇圍繞墳前崩雷晦雨當時竟不得發

南史倭國傳倭國有獸如牛名山鼠又有大蛇吞此

獸蛇皮堅不可斫其上有孔乍開乍閉時或有光射中而蛇則死矣

宋書劉秀之傳秀之少孤貧有志操十許歲時與諸兒戲於前渚忽有大蛇來勢甚猛莫不顛沛驚呼秀之獨不動衆並異焉東海何承天雅相知器以女妻之

南史朱巴陵王休若傳都下訟言休若有至貴之表明帝以此言報之休若甚憂聽事上有二大白蛇長丈餘哈哈有聲休若甚惡上以休若善能諳緝物情慮將來傾幼主遣使於第賜死

搜神後記元嘉中廣州有三人共入山中伐木忽見石窠中有一卵大如升取煮之湯始熱便聞林中如風雨聲須臾有一蛇大十圍長四五丈徑來於湯中銜卵去三人無幾皆死

異苑丹陽鍾忠以元嘉冬月晨行見有一蛇長二尺許文色似青琉璃頭有雙角白如玉感而畜之於是貲業日登經年蛇自亡去忠及二子相繼殞斃此蛇來吉去凶其唯龍乎

昔有田父耕地值見傷蛇在焉有一蛇銜草著瘡上經日傷蛇走田父取其草餘葉以治瘡曾驗本不知草名因以蛇銜爲名抱朴子云蛇銜能續已斷之指如故是也

魯國中牟縣蒙山上有寺廢人民欲架屋者輒天蛇數十丈出來驚人故莫得安焉

新野蘇卷與婦佃于野舍每至飲時輒有一物來其形似蛇長七尺五寸色甚光采卷異而餉之遂經數

猶不爲飽少時而死

幽明錄會稽謝祖之婦初育一男又生一蛇長二尺許便送出門去後數十年婦以老終祖忽聞西北有風雨之聲項之見一蛇長十數丈腹可十餘圍入戶造靈座因至柩所繞數匝以頭打柩目血淚俱出良久而去

南齊書紀僧真傳僧真遭母喪開冢得五色兩頭蛇虞惠傳惠爲晉平太守郡舊出髯蛇膳可爲藥有餉恩蛇者恩不忍殺放二十里外山中一夜蛇還牀下復送四十里外山逕夜復還故處恩更令遠乃不復歸諭者以爲仁心所致也

太平御覽梁主衣庫見黑蛇長丈許數十小蛇隨之舉頭高丈餘南望俄失所在帝又與宮人幸元州苑復見大蛇盤屈於道羣小蛇遷之並黑色帝惡之官

人曰此非怪也恐是錢龍帝勅所司卽日取數十萬錢鎮於蛇處以厭之因設法會赦囚徒賤窮乏退居栖心省又有蛇從屋墜落帝帽上忽然便失又龍光殿上所御肩輿復見小蛇繁屈輿中以頭駕夾膝前金龍頭上見人走逐之不及

太平廣記南陽武當縣有郡社柏樹大四十圍梁蕭欣爲郡伐之言有大蛇從樹腹中墜下粗數圍長丈羣蛇數十隨之入南山聲如風雨未伐樹前曾見夢於欣欣不以指意及伐之後欣果死於治所

南史梁始興忠武王憺傳憺爲荊州刺史荊州大旱憺使祠於天井有巨蛇長二丈出繞祠壇俄而澍雨陰子春傳子春仕歷位朐山戌主東莞太守時青州歲大豐

古今圖書集成

石虎山臨海先有神廟刺史王神念以百姓祈禱靡  
費毀神影壞屋舍當坐棟上有一大蛇長丈餘役夫  
撲打不得入海水爾夜子春夢見人通名詣子春

北齊書陸法和傳法和有小弟子戲截蛇頭來詣法  
和法和曰汝何意殺蛇因指以示之弟子乃見蛇頭  
離福而不落法和使懺悔爲蛇作功德

平陽府志文中子兄王度大業九年以御史出兼芮  
城令令廳前有一棗樹圍可數丈不知幾百年矣前  
後令至皆祠謁此樹不則殃禍立及也度曰妖由人

云有人見苦破壞宅舍既無所託欽君厚德欲憩此  
境子春心密記之經一日而知之甚驚以爲前所夢

隋書五行志武平七年并州昭遠樓下有赤蛇與黑  
蛇鬪數日赤蛇死赤齊尚色黑周尚色而死滅亡

神因辦牲醴請召安置一處數日復夢一朱衣人相

之象也後主任用邪佞與周師連兵于晉陽之下委  
宣公塗三高而郊云元不文人上其之

聞辭謝云得君厚惠當以一州相報子春心喜供事彌勤經月餘魏欲襲朐山間謀前知子春設伏摧破

軍於孽臣高阿那肱竟啓敵人皇不建之咎也後主

之詔受南青州刺史鎮朐山

鄒陽王儼壞北宮中白馬浮圖石趙時澄公所建見白蛇長數丈迴旋失所在時儼專誅失中之咎也見

大蛇入一小穴其後蛇相次或三尺五尺次第相隨各可數十皆志下寸青竹入之遠一穴見有七八尺

變不知戒以及於難

略有數百楷急下樹看所入之處了不見有孔日暮還家楷病口瘻不復得語

範德府志隋開皇七年相州有桑變爲虹其尾繞樹

南史傅縡傳縡雖強直有才而毒惡傲慢爲當世所疾及死有惡蛇屈尾來上靈牀當前受祭醉去而復

太平廣記隋薛濬初爲童兒時與宗中諸兒遊戲于澗濱見一黃蛇有角及足召羣兒共視了無見者濬

來者百餘日時時有彈指聲

以爲不祥歸而憂悴母還而問之濟以實對時有胡

水經注漢水又東合洛谷谷有三源注一鑿于神蛇  
戊西左右山溪多五色蛇性馴良不爲物毒

僧詣宅乞食。瀋母憚而告之。僧曰：「此乃兒之吉應。且是兒也早有名位。然壽不過六七耳。」言終而出。忽然

魏書余朱榮傳榮父新興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會行馬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于馬

不見時咸異之既而潛終于四十二六七之言于是驗矣

前新興異之謂曰爾若有神令我蓄牧蕃息自是之

隋絳州夏縣樹提家新造宅欲移入忽有蛇無數從

後日覺滋盛牛羊駢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  
慕容熙傳熙遊于城南止大柳樹下若有人呼曰大

室中流出門外其磚如落上蠶蓋地皆遍時有行客  
云解符鎮取桃枝四枚書符遠宅四面釘之蛇漸退

王且止熙惡之伐其樹下有蛇長丈餘

符亦移就之蛇入堂中心有一孔大如盆口蛇入並盡令煎湯一百斛灌之經宿以鑿掘之深數丈得古

時北豫州刺史高仲密以武牢叛死者數千人司馬  
會進之王武三戍又見肖難下反二人謂之難鬼

銅錢二十萬貫因陳破鑄新錢遂巨富蛇乃是古銅

之類

後復有二蛇追逐亦至意如爭食之狀一蛇放船迴與三蛇鬪于沙上各相蟠蟄於孤島焉舟人因是乘風舉帆遂得免難

孔帖虞世南貞觀八年進封縣公會大蛇屢見帝憂之以問世南對曰漢靈帝時青蛇見御座晉惠帝時大蛇長三百步見齊地經市入廟蛇宜在草野而入市此所以爲怪爾今蛇見山澤適其所居恐有冤獄枉繫宜省錄累囚

西域波斯貞觀十二年使者獻活鷹蛇狀類鼠色正青能捕穴鼠

宣室志長安興福寺有十光佛院其院宇極壯麗云

是隋所制貞觀中寺僧以其年紀綿遠慮有摧圮即經費計工且欲新其土木乃將毀撤既啓戶見有蛇萬數連貫在地蛇蟠遙如積搖首嗟嗟若吞噬之狀

寺僧大懼以爲天憫重勞故假靈於是不敢除毀廣古今五行記高宗時李崇貞任益州長史廳前柏子樹有一子如鷄子晚熟微有小孔如針羣官咸異之方欲將進久而乃罷因剖之得一赤斑蛇長尺餘崇貞後竟以罪死

唐書五行志景雲中有蛇鬪鬪於右威衛營東街槐樹蛇爲風所傷鬪者兵象

河南通志崔日用宅在河南府積善坊日用則天時爲洛陽令元宗徵時嘗至其宅日用爲設饌未熟元

宗因寢庭前藤花初開日用忽見一巨黃蛇食藤花驚不敢近逡巡不見元宗覺曰大奇我饑甚夢食藤花滋味分明記得已得飽日用乃知後日啓聖之驗也

廣異記嚴挺之爲魏州刺史初到官臨廳事有小蛇從門入至案所以頭枕案挺之初不懼遽持牙笏壓其頭下地正立凝想頃之蛇化成一符挺之意是術士所爲尋索無獲而止

舊唐書五行志先天二年六月西京朝堂碑皆無故自厥碑下有大蛇長丈餘蝦蟆大如盤面目赤如火相向鬪俄而蛇入大樹蝦蟆入于草其年七月三日元宗詔責懷真岑羲等十七家

唐書五行志開元四年安南都護府江中有大蛇首尾橫出兩岸經日而腐寸寸自斷

舊唐書五行志開元六年六月郴州馬嶺山下有白蛇長六七尺黑蛇長丈餘兩蛇鬪白蛇吞黑蛇至蠶處口眼流血黑蛇頭穿白蛇腹出俄而俱死旬日內桂陽大雨山水暴溢漂五百家殺三百餘人

廣異記長安至相寺有賢者自十餘歲便在西禪院修道院中佛堂座下恆有一蛇賢者初修道時蛇大一圈及後四十餘年蛇如堂柱大蛇雖相見而不能相惡開元中賢者夜中至佛堂禮拜堂中無燈而光粲滿堂心甚怪之因于蛇出之處得徑寸珠至市高舉價冀其識者數日有胡人交市定還百萬賢者曰此夜光珠當無價何以如此酬直胡云蚌珠則貴此乃蛇珠多至千貫賢者歎伏遂賣焉

宣室志臨淮郡有館亭濱泗水上亭有大木周數十株突然勁拔陰合百步往往有甚風迅雷夕發其中人望見亭有一光對而上下赫然若電風既息其光

亦閉開元中有韋子春以勇力聞會子春客于臨淮有人語其事者子春曰吾能伺之于是挈衣囊止于白風狀

亭中以伺焉後一夕遂有大風雷震于地亭屋搖撼果見二光照耀亭宇子春乃斂衣而下忽覺有物蟠遠其身冷如冰凍束不可解廻視見二光在其身後子春卽奮身揮臂割然有聲其縛亦解遂歸亭中未幾而風雨霽聞亭中腥若鮑肆明日視之見一巨蛇中斷而斃血遍其地里人相與來觀謂子春且死矣乃見之大驚自是其亭無雷患

舊唐書五行志天寶中洛陽有巨蛇高丈餘長百尺出于芒山下胡僧無畏見之歎曰此欲決水注洛城卽以天竺法呪之數日蛇死祿山陷洛之兆也

賢奕冷蛇申王有肉疾腹垂至骭每出則以白練束之至暑月嘗鼾息不可過元宗詔南方取冷蛇長數尺色白不螫人執之冷如握冰申王腹有數約夏月置千約中不復覺煩暑

宣室志天寶中無畏師在洛是時有蛇狀甚異高丈餘圍五十尺魁然若盤遙出于山下洛民咸見之於是無畏日後此蛇決水灌洛城卽說佛書義甚精蛇至夕則駕風露來若傾聽狀無畏乃憤之曰爾蛇也營居深山中固安其所何爲將欲肆毒于世卽速去無患生人其蛇聞之遂俯于地若有慚色須臾而死焉其後祿山據洛陽盡毀宮廟果無畏所謂決洛水澮城之應

廣異記天寶中有樵人入山醉臥爲蛇所吞其人微醒怪身動搖開視不得方知爲物所吞因以樵刀畫腹得出眩然迷悶久之方寤其人自爾半身皮脫如白風狀

河南尹李齊物天寶中左遷竟陵太守郡城南樓有

白烟刺史不改卽死土人以爲常占齊物被黜意甚恨恨樓中忽出白煙乃發怒云吾不畏死神如余何使人尋烟出處云白煙悉白蟲恐是大蛇齊物令掘之其孔漸大中有大蛇身如巨甕命以鑊煎油數十斛沸則灼之蛇初雷吼城堞震動經日方死乃使人下塹塞之齊物亦更無他

錄異記景知果亦有道者也居實垂山有巨蛇時出知果叱而遣之蜿蜒而去

唐書五行志至德元載八月朔成都丈人廟有肉角蛇見

二載三月有蛇鬪于南陽門之外一蛇死一蛇上城

太平廣記洪州城自馬援置立後不復修葺相傳云修者必死永泰中都督張鎬修之不疑忽城西北隈遇一大坎坎中見二蛇一白一黑頭類牛形如巨甕長六十餘尺蟠蟠在坑中其餘小蛇不可勝數人以白鎬命逐之出乃以竹箋縛其頭牽之蛇初不開目隨牽而出小蛇甚多軍人或有傷其小者十餘頭二蛇相隨入徐孺亭下放生池中池水深數丈其龜皆走出上岸爲人所獲魚亦鼓鰓出水須臾皆死後七日鎬判官鄭從南昌令馬皎一子相繼而卒

唐書五行志建中二年夏趙州寧晉縣沙河北有棠樹甚茂民祠之爲神有蛇數百千自東西來趨北岸

者聚棠樹下爲二積畱南岸者爲一積俄有徑寸龜三繞行積蛇盡死而後各登其積蛇腹皆有瘡若矢所中刺史康日知圖其事奉三龜來獻

原化記元和初嵩山有五六客皆寄山僧業者也初秋避熱于二帝塔下日晚于塔下見一大蛇長數丈

衆駭而觀之一客曰可充脯食之腐咸和之中一客善射或曰大者或龍神殺之恐爲禍也畫脯之膳在此乎不如勿爲諸客決議不可復止善射發一箭便中再箭蛇蟠解墜地衆共殺之諸客各務庖事操刀割者或有入寺求柴炭鹽酪者其勸不取者色不樂遂辭而歸其去寺數里時天色已陰天雷忽起其中亦有各歸者而數客猶在塔下須臾雲霧大合遠近晦冥雨雹如瀉飄風四捲折木走石雷電激怒山川震蕩數人皆震死于塔下有先歸者路亦死其一客不欲殺者未到山居投一空蘭若閨門雷電隨入客大懼自省且非同謀令其見害乃大言曰某不與諸人共殺此蛇神理聰明不可濫罰無辜幸宜詳審言訖雷霆併收風雨消歇此客獨存

太平御覽元和中五坊小使每羣聚于賣酒食家肆情飲啖將去留蛇一篋誠之曰吾以此蛇致供奉者可善飼之無使餓渴主人賂而謝之方肯攜蛇篋去雲溪友議唐相李紳初貧之剡川天宮精舍鳴笈畫寢有老僧齋罷見一黑蛇上刹前李樹食其子焉僧恐遺毒而人誤食之徐徐驅下蛇乃望東序入李公懷中倏忽不見公乃驚覺老僧謂曰秀才睡中有所見否公曰夢上樹食李似有一僧相逼僧知非常人也厚待之

酉陽雜俎朱道士者太和八年常遊廬山憩於澗石忽見蟠蛇如堆繪錦俄變爲巨龜放之山叟云是元

嶺南異物志俗傳有媼嫗者羸秦時嘗得異魚放于武康州悅城江中後稍大如龍嫗汲溺于江龍輒來嫗

邊率爲常他日嫗治魚龍又來以刀戲之誤斷其尾嫗死龍擁沙石墳其墓上人呼爲掘尾爲立祠宇千餘年太和末有職祠者欲神其事以惑人取羣小蛇術禁之藏祠下日爲龍子能令飲酒置巾箱中持詣城市越人好鬼怪爭遺之職祠者輒收其半開成初沧州故將蘇閔爲刺史心知其非且利其財益神之得金帛用修佛寺官舍他日軍吏爲蛇噏閨不使治乃整簪笏命走語嫗所囑者俄頃死乃云慢神罰也愚民謠唱其事信之益堅嘗有殺其一蛇乾于火藏之已而祠中蛇逾多迄今猶然

唐書五行志開成元年宮中有衆蛇相與鬪

杜陽雜編開成初宮中有黃色蛇夜自寶庫中出遊于階庭間光彩照灼不可擒捕宮人擲珊瑚玦擊之遂并玦而亡去掌庫者具以事告上令徧搜庫內乃得黃金蛇而珊瑚玦着其首上熟視之曰昔隋煬帝爲晉王時以黃金蛇贈陳夫人吾不知此蛇得自何處左右因覩領下有廢字上蹶然曰果不失朕所疑耳阿摩煬帝小字也上之博學敏悟率多此類遂命取頰梨連環繫于玉牋之前足其後更不復見焉註以彘能啗蛇也

酉陽雜俎蛇磧蘇都瑟匿國西北有蛇磧南北蛇原五百餘里中間遍蛇毒氣如煙飛鳥墜地蛇因吞食或大小相噬及食生肉

因話錄進士鄭翬說家在高郵有親表盧氏莊近水有鄰人數家共殺一白蛇未久忽大震雷電雨發洪數家皆倒溺無遺唯盧氏當中一家無恙

所噬須臾而死髮解腫起尺餘其子曰皆老若在何慮遂迎皆至乃以灰圍其尸開四門先曰若從足入則不救矣遂踏步握固久而蛇不至皆大怒乃取飯數升擣蛇形詛之忽蠕動出門有項飯蛇引一蛇從死者頭入徑吸其瘡屍漸低蛇縮而死村人乃活南安蠻江蛇至五六月有巨蛇泛江岸首如張帽萬萬蛇隨之入越王城

馮坦者常有疾醫令浸蛇酒服之初服一瓮子疾減半又令家人園中執一蛇投瓮中封閉七日及開蛇躍出舉首尺餘出門因失所在其過跡地墳起數寸陸紹郎中又言嘗記一人浸蛇酒前後殺蛇數十頭一日自臨瓮窺酒有物跳出齧其鼻將落視之乃蛇頭骨因瘡毀鼻如劍焉志怪錄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隙前舉頭張喙人志怪錄文獻公誕時一蛇自屋隙前舉頭張喙人錄異記乾符中神仙驛有巨蛇黑色高三十餘丈諸小蛇如椽如柱如十石五石甕者數百頭隨之自東向西羣隊行旅自辰時已前見之至酉時方盡不知其長幾里也將盡有一小兒執紅旗立於蛇尾之上跳躍鼓舞而過是歲山南節度使楊守亮敗唐書五行志光啓二年冬鄜州洛交有蛇見於縣署復見於州署蛇冬則蟄易曰龍蛇之蟄以存身也北夢瑣言唐荊州節度使成令公汭領蔡州軍戍江陵爲節度時張瓊謀害之遂棄本都部奔於秭歸一夜爲巨蛇繞身幾至於頑乃曰苟有所負死生唯命遂巡蛇亦亡去邇後招緝戶口訓練士卒沿流而鎮渚宮尋授節旄撫綏凋殘勵精爲理初年居民唯一

十七家末年至萬戶勤王奉國通商務農有足稱焉唐書五行志乾寧末陝州有蛇鼠鬪于南門之內蛇死而鼠亡去

廣異記海州人以射獵爲事會于東海山中射鹿忽

見一蛇黑色大如連山長近十丈兩目成日自海而

上人見蛇驚懼知不免死因伏念佛至人所以口銜

人及其弓矢渡海而去遙至一山置人于高巖之上

俄而復有一蛇自南來至山所狀類先蛇而大倍之

兩蛇相與鬪于山下初以身相蟠久之口相噬射

士知其求己助乃傅藥矢欲射之大蛇先患一目人

乃復射其目數矢累中久之大蛇遂死倒地上首尾

俱碎小蛇乃銜大明珠瑟瑟等數斗送人歸至本所

紀閣殿中侍御史杜暉嘗使嶺外至康州驛騎曹上

白曰請避毒物于是見大蛇截道南出長數丈元武

後追之道南有大松樹蛇昇高枝盤繞垂頭下視元

武元武自樹下仰其鼻鼻中出兩道碧煙直衝蛇頭

蛇遂裂而死墜於樹下

廣州市有人籠盛兩頭蛇集人衆中言汝識二首蛇

乎汝見二首蛇則其首並出吾今異于是首尾各一

頭欲見之乎市人請見之乃出其蛇蛇長二尺頭在

首尾市人伶者長以弄蛇爲業每執諸蛇不避毒害

見兩頭蛇則以手執之蛇螫其手伶者言痛棄蛇于

地加藥焉不愈其嘴處腫遂浸淫俄而遍身伶者死

身遂洪大其骨肉皆化爲水如貯水囊有項水潰遂

化盡人與兩頭蛇失所在

武陵記武山高可萬仞山半有斑蛇四眼身大十圍

唐書地理志淮南道揚州廣陵郡土貢蛇

蘄州蘄春郡土貢白花蛇烏膽

江南道蘇州吳郡土貢蛇

嶺南道廣州南海郡土貢蚺蛇膽

循州海豐郡土貢蚺蛇膽

潮州潮陽郡土貢蚺蛇膽

高州高涼郡土貢蚺蛇膽

柳州龍城郡土貢蚺蛇膽

安南土貢蚺蛇膽

峯州承化郡土貢蚺蛇膽

玉堂閒話梁貞明中朱漢賓鎮安祿之初忽一日曙

色纔辨有大蛇見於城之西南首枕大城尾拖於壕

南岸土地廟中其魁可大如五斗器雙目如電呀巨

吻以瞰於城其身不翅百尺粗可數圍跨於羊馬之

堞兼壕池之上其餘尚蟠於廟垣之內有宿城軍校

卒然遇之大呼一聲失魂而逝一州洶懼莫知其由

來年淮寇非時而至圍城攻討數日不破而返豈神

祇之先告歟

太平廣記太原屬邑有水清池本府祈禱雨澤及投

龍之所也後唐莊宗末過河南獵射每捕獵就池卓

帳爲憩宿之所忽見巨蛇數頭自洞穴中出皆入池

中良久有一蛇紅白色遙見可圍四尺以來其長稱

是獵卒齊彀弩連發射之而斃四山火光池中魚鼈

咸死浮在水上獵夫輩共剝食之其肉甚美莊宗

尋知之干時語事者以爲冠梁之兆有五臺僧曰吾

王宜遠過河決戰將來梁祚其能久乎此亦斷白蛇

之類也

梓潼縣張蠻子神乃五丁拔蛇之所也或云閬州張

生所養之蛇因而祠時人謂爲張蠚子其神甚靈僞蜀王建世子名元膺聰明博達騎射絕倫牙齒當露多以袖掩口左右不敢仰視蛇眼而黑色兒惡鄙亵通夜不寐竟以作逆伏誅就誅之夕梓潼廟祝亟爲蠚子所責言我久在川今始方歸何以致廟宇荒穢如是耶由是蜀人乃知元膺爲廟蛇之精矣

恆州井陘縣豐隆山西北長谷中有毒蛇據之能傷人里民莫敢至其所採藥入北山忽聞風雨聲乃上一孤石望之見一條白蛇從東而來可長

三丈急上一樹蟠在西南枝上垂頭而歇須臾有一物如盤許大似蝦蟆色如煙熏褐土色四足而跳至蛇蟠樹下仰視蛇垂頭而死自是蛇妖不作前澧州有鵝鶴雜爲蛇所吞有物如蝦蟆吐白氣直衝擊而致死得非斬老所見之物乎凡毒物必有能制者殆天意也

北夢瑣言鮮于仲通兄弟閩州新井縣人崛起俱登將壇望氣者以其祖先墳上有異氣降勑塹斷之裔孫有鮮于嶽者幼年寢處席底有一蛇蓋新出卵者家人見之以爲奇事及壯常有自負之色歷官終於普州安嶽縣令不免風塵其徒戲之曰鮮于蛇也幸蜀記咸康六年五月不雨至九月林木皆枯赤地千里肥遺見王氏開國記以肥遺爲鬼唐英按肥遺蛇名角上有火見則大旱非鬼也

王氏見聞後唐少帝朝清泰王起於岐陽朝廷詔西京留守王思同統禁旅征之王師西出之後尋聞虜壘雍京僚屬日登西樓望其捷書忽一日官僚凭檻西向見羊馬城上有二大蛇東西以首相向爲從者

董遂擲彈丸以警之於時一人擲中東蛇之腦蜿蜒然墮於牆下挺然不動使人視之已卒矣其西蛇徐徐入於穴隙之間識者竊議之曰潞王乙已生統帥王公亦乙巳生俱爲蛇相今東蛇中腦而卒豈非王師不利乎未逾旬日羣師叛歸潞王思同腹心都將

王彥暉已下並投岐城納款思同單馬而遯竟沒於王事焉蛇亡之兆得不明乎

十國春秋吳王檢傳檢一日坐聽事與客語忽有小赤蛇自尾墜地向稔而蟠稔令以器覆之良久發視

惟一蝙蝠飛去是年稔加同平章事咸以爲其應也

太平御覽晉高祖即位之前一年歲在乙未鄴西李固橋下鼠與蛇鬪及日之中蛇不勝而死行人觀

者志之後唐果滅於申

稽神錄舒州有人入灘山見大蛇擊殺之視之有足甚以爲異因負之而出將以示人遇縣吏數人於路

因告之曰我殺此蛇而有四足吏皆不見曰爾何在

日在爾前何故不見卽棄蛇於地乃見之於是負此蛇者皆不見人以爲怪乃棄之案此蛇生不能自隱

其形死乃能隱人之形此理有不可窮者

安陸人姓毛善食毒蛇以酒吞之嘗遊齊魯遂至豫

章恆弄蛇於市以乞丐爲生積十年餘有賣薪者鄱陽來宿黃培山下夢老父云爲我寄一蛇與江西

弄蛇毛生也乃至豫章觀步門賣薪將盡有一蛇蒼白色盤於船舷觸之不動薪者方省向夢卽攜之至

市訪得毛生因以與之毛始欲展撥應手囓其指毛失聲顫仆遂卒食久卽腐壞蛇亦不知所在

僞吳兵部尚書賈潭言其所知爲嶺南節度使獲一

桶其大如升將表獻之監軍中使以爲非常物不可輕進因取針微刺其蒂下乃有蠕蠕而動者因破之中有小赤蛇長數寸

太平廣記連州見一柏樹四月中子如拳大剖之有兩頭蛇

僞吳壽州節度使姚景爲兒時事濠州節度使劉金給使廐中金甞卒行至內見景方寢有二小赤蛇戲

於景面出入兩鼻中良久景寤蛇乃不見金由是驟加寵擢妻之以女卒至大官

孔帖五代王處直初有黃蛇見於牌樓王處直以爲龍藏而祠之定人皆知其不祥曰蛇穴山澤而處人室失其所居之象也已而處直果被廢死

錄異記南海中有山高數十里周圍百里每年夏月有巨蛇緻山三四匝飲海水如此爲常一旦飲海水

之次有大魚自海中來吞此蛇天地晦冥久之不復見

輒縣有民於南郭渠邊得一小蛇長尺餘剝剔五藏盤而串置於烟火之上焙之數日民家孩子數歲忽

遍身腫赤皮膚炮破呻吟痛楚異常因自語曰汝家無狀殺我剝剔腸胃置於火上且令汝兒知此痛苦

民家聞之驚異取蛇拔去剝竹以水洒之焚香祈謝送於舊所良久蜿蜒而去民家兒亦愈焉

太平廣記景煥爲壁州白石縣令行陟巴嶺峻險萬仞約七八程達玉女廟或有巨虺橫亘其前徑可七八尺鱗甲不啻開扇許大頭尾垂在山下唯聞折木震響山谷童僕輩盡股慄驚駭莫能前進於是旦駐

山穴因登高望之竟日方見其尾欲謂之龍龍之行

動必有風雨隨之其日晴明方見是蛇也因知吞舟  
之魚羣大之鳥蟲禽之絕大者信有之焉

南唐近事諫議大夫張義方命道士陳友者合還丹

於牛頭山頻年未就會義方遣疾將卒恨不成九轉  
之功一日命子弟發丹竈龕下有巨虺火吻錦鱗蜿  
蜒其間若爲神物護持乃取丹自餌一粒瘡癥而終

當時識者以爲氣未盡服之陰者不壽也

遼史蕭蒲奴傳蒲奴字留隱奚王不寧之後幼孤  
貧備於醫家牧牛傷人稼數遭笞辱醫者常見蒲奴  
熟寐有蛇遶身異之教以讀書聰敏嗜學不數年涉  
獵經史習騎射既冠意氣豪邁開泰間選充護衛稍  
進用俄坐罪黜流烏古部久之召還累任廁遷奚六  
部大王

茅亭客話開寶五年壬申歲秋八月初成都大雨岷  
江暴漲水康軍大堰將壞水入府江知軍薛舍人文  
寶與百姓憂惶但見驚波怒濤聲如雷吼高十丈已  
來中流有一巨材隨駭浪而下近而觀之乃一大蛇  
炬縱橫雖大風暴雨火影不滅平旦廣濟王李公祠  
內旗幟皆濡濕堰上惟見一面沙堤堰水入新津江  
口時嘉眉州漂溺至甚而府江不溢

宋史黨進傳進太平興國二年出爲忠武軍節度在  
鎮歲餘一日自外歸有大蛇臥榻上寢衣中進怒烹  
食之遇疾卒

茅亭客話陵州籍縣鹿木溪村民康化者雍熙乙酉  
歲秋有牧童晚歸值雨見溪中有大蛇引小蛇蟠蜿  
屈曲於泥中自大至小曳泥上岸入一穴內至末者

曳泥室其穴口並無蹤由其童驚駭目瞪口禁不能  
言至前春啓蟄時方稍語得父母問其不語之由方  
說溪中所見之物矣

淳化癸巳歲冬十月青城山民往趙公山採薪遇數  
苗薯葉頗大如常者村人度其下必大有薯葉遂與  
妻子同掘之深三尺餘但見根鬚抱一大瓷合遂揭  
開視之有一大赤蛇如爛錦盤結合內村人悸慄以  
鋤觸之蛇乃翻然化一雉飛入溪水中合內惟餘一  
隻石簪村人持歸山舍其夜一室如晝村人轉懼此  
物異常送與莊主明年值順賊作亂不知簪所存  
宋史孝義傳侯義應天府楚丘人貧無產傭田以事  
母里人有葬其親而遠返者義母過其冢泣謂義曰  
我死其若是乎義乃感激自誓而不欲言但慰其母  
曰勿悲義必不爾咸平中母卒義力自辦葬不掩墳  
墳畫則負土築墳夜則慟哭柩側妻子困匱不給田  
主曹氏哀憐之資以餽糧踰年墳間瓜異帶木連理  
又有巨蛇遶其側不暴物

宋史五行志大中祥符二年八月青蛇出無爲軍廢  
長數尺

後山談叢王沂公之先爲農與其徒入山林以酒行  
既飲先後至失酒顧草間有醉蛇倒而持之得酒與  
血怒而飲焉昏閉倒臥明日方醒視背傍積蠱成堆  
自是無蟲終身

宋史孔道輔傳道輔幼端重舉進士第爲寧州軍事  
推官數與州將爭事有蛇出天慶觀真武殿中一郡  
以爲神州將帥官屬往奠拜之欲上其事道輔徑前  
以笏擊蛇碎其首觀者初驚後莫不嘆服

魚周詢傳周詢開封雍丘人早孤好學舉進士中第  
嘗知安州歷右諫議大夫知成德軍在安州時圍吏  
見大蛇垂闌稍即視之乃周詢醉而假寐世傳其異  
夷堅志蘄州境有蛇洞在蘄州口鎮側蓋白花蛇所  
聚今不復有矣土人採捕乃出羅田山谷中施少路  
溫舒自信陽守解印造朝舟抵蘄口詣近處龍峰寺  
遊觀距蛇洞不遠詢於寺僧皆言徒有其名耳因信  
步到方丈復躡石級百層得一堂方疊足坐愁傍人  
驚曰一巨蛇正蟠屈於下相與持梃擊逐施逮下榻  
蛇徑入山見者無不汗駭此蛇之毒甚於蝮或爲所  
傷急須剗去肉少緩則遍體盡生白紋方花如其形  
不踰時必死施到闕除蘄春守蓋且將爲地主故山  
川之靈陰相之特令此物出異以示衆

續明道雜志楊國寶學士榮陽人頗以文行著稱元  
祐中任開封府推官一家大小十餘口死幾盡國寶  
最後亦卒先是國寶有妹婿依其兄以居妹有庖婢  
一日忽如病心在語終日不休語頗凶慳或取土爲  
丘墳狀守之而哭人以爲不祥勸楊逐之楊不聽時  
某與楊同館供職時楊方喪一女一日謂余曰余夜  
夢一蛇首有冠余素聞蛇身而冠謂之喪門大不祥  
心知楊之禍未已也不欲言之已而果然

廣東通志紹聖初黨禍起劉安世器之尤爲章惇蔡  
卞所忌遠謫嶺外盛夏奉老母以行逢人皆憐之器  
之不屈也一日行山中扶其母籃昇愁樹下有大蛇  
冉冉而至草木皆披靡擔夫驚走器之不動也蛇若  
相向者久之乃去村民羅拜曰公異人也蛇乃此山  
之神見公喜相迎耳

鄰幾雜志北虜水實羊腸文州羌取蛇韁首繞頭上治傷熱

東齋記事蔡君謨知福州以疾不視事者累日每夜中即夢登鼓角樓鳴鼓而睡通判有怪鼓角將累日不打三更者因對數夜有大蛇盤據鼓上不敢近君謨既愈與通判言所夢正與鼓角將所說同人遂以爲蛇精

東臯雜錄東坡元豐間繫御史獄謫黃州元祐初起知登州未幾以禮部員外郎召道中遇當時獄官甚有慚色東坡戲之曰有蛇蠶殺人爲冥官所追議法當死蛇前訴曰誠有罪然亦有功可以自贖冥官曰何功也蛇曰某有黃可治病所活已數人矣吏收驗果不誣遂免良久索一牛至獄吏曰此牛觸殺人亦當死牛曰我亦有黃可治病亦數人矣良久亦得免久之獄吏引人至曰此人生常殺人幸免死今當還命其人倉皇妄言亦有黃冥官大怒詰之曰蛇黃牛黃皆入藥天下所共知汝爲人何黃之有左右交訊其人窘甚曰某別無黃但有些慚惶

陝西通志宋時同州有白蛇爲害知者皆不敢出守政和間有宰相墮某必欲得之到官三日張樂會僚忽視娼皆衣白帷而問之家人知中妖騎報相君白微宗詔虛靜張天師來治問得蛇所擇日去穴三里結高壇作法飛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氣黑霧蔽滿山谷俄白氣滲於天際火從穴發漸及壇畔有大蛇至矯首引身繞下四五匝遂飛劍殺之已又斬如柱楹者二十許餘以符驅之境外

言人禍福有朝士其室懷姪過月手書一也字令其夫持問石石曰是必十三箇月也以也字中有十字併兩傍二豎下一畫爲十三也石熟視朝士曰有一事似涉奇怪因欲不言則吾官人所問正決此事可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蟲爲蛇字今尊閣所妊娠蛇妖也然不見蟲體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其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寓簡宣和間蔡州有一士人家書室中忽然見小蛇文章陸離蜿蜒几格間見人不驚畏不敢傷也每日惟已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良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盤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官梁師成梁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宋史五行志宣和四年北方用兵雄州地大震元武見於州之正寢有龜大如錢蛇若硃漆筋相逐而行宣撫使焚香再拜以銀奩貯二物俄俱死

徽宗詔虛靜張天師來治問得蛇所擇日去穴三里結高壇作法飛符良久風雲勃興雷電四起青氣黑霧蔽滿山谷俄白氣滲於天際火從穴發漸及壇畔有大蛇至矯首引身繞下四五匝遂飛劍殺之已又斬如柱楹者二十許餘以符驅之境外

春渚紀聞謝石潤夫成都人宣和間至京師以相字

數百於蕉卉間廟徙而蛇孽亦絕

夷堅志文安公小隱園在妙淨寺其西偏地僻久不平治蔓莽極目紹興五年七月中有二犬共擒一蛇大如柱其長五六尺未幾二犬俱斃蛇體黑花方紋盡言否朝士因請其說石曰也字著蟲爲蛇字今尊

閣所妊娠蛇妖也然不見蟲體則不能爲害謝石亦有薄術可爲吾官人以藥下驗之無苦也朝士大異

其說因請至家以藥投之果百數小蛇而體平都人益其神之而不知其竟挾何術也

地有聲父老傳言每出遊一廳則主人者必罹禍咎紹興庚辰春出於丞舍後東牆蓮池側隱半身牆內尾垂於池丞祝君適以亭午到池上見之呼乞子能捕者穴牆取之蛇蟠屈不動命數捷力昇至郭外過百丈橋數里縱之莽中意其已遠不能復至矣次日惟已時則見至午乃隱去日日如此士人異之因伺其至則捕之置鐵絲籃中逮午視之則堅冷化爲石矣其質巧妙天成雖良工不能加也明日已時則復蠕動旣又復爲石而屈伸盤結之狀日日不同士人寶蓄持至京師見中官梁師成梁歎曰此神物造化之所寓也禁中有玉鼠玉兔以其時見則其物也士遂獻之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一年四月衡山縣浮居巖有蛇長二丈身圍數尺黑色而方文震死山水大至先是不敢承命曰此禍至大寧受杖責不得已但令昇去如是者至於四五迨祝死乃絕不見

宋史五行志紹興十一年四月衡山縣浮居巖有蛇長二丈身圍數尺黑色而方文震死山水大至先是夷堅志武功大夫成俊建康屯駐中軍偏校善禁咒尤工治蛇紹興二十三年本軍於南門外四望亭晚校有蛇自竹叢出其長三丈面大如杵生四足遍身有毛作聲如豬行趨甚疾爲逐人吞噬之勢衆皆驚擾不知所爲適有馬槽在側急取覆之而白統制官遣呼俊俊至已能言其狀且云是名豬豚蛇齧人立死卽步罡布氣禁之少頃令啓槽則已僵縮不能動再覆之仰吸日光三吹槽上及啓視化爲凝血矣排巒山有黑鱗色深青長可二丈積爲人害居民共邀俊施術俊曰在吾法不宜率爾盍具狀以來旣得

宋史五行志紹興初行都柴梁橋精忠廟三蛇出沒時往來人或見之

宋史五行志紹興初行都柴梁橋精忠廟三蛇出沒時往來人或見之

宋史五行志紹興初行都柴梁橋精忠廟三蛇出沒時往來人或見之

狀書章奏天詰日詣穴口爲壇被髮跣足衣道士服向空叱神將曰速斯須蛇不出繼遣兩將如是者三四反蛇猛從穴內奮迅奔壇若將欲鬪者俊大聲呼之取所著汗衫中分裂其裾蛇劈爲兩此患遂息民家小兒因行草際遭蟄痛徹心腑幾於不救俊往療之問兒曰汝誤蹈之以致齧耶將自行其傍而然耶曰初未嘗觸之不覺咬我俊曰我亦久知之此無故傷人命不可恕乃除地丈許插小竹片爲劍作法呼蛇至者如積詰之曰作過者畱劙下否則退羣蛇以次相引而去各適所在獨一小蛇色如土伏劙傍俊召判官檢法曰蛇無故傷人當何罪兒家聚觀者皆莫見久之又曰依法蛇自以首觸劙死焉俊之技如此而無所求於人醫士劉大用欲學其術俊曰此非所斬但慮持之不謹或干犯法律將自貽禍乃止聞見後錄劉法欲生其母幃帳忽若墜壓而下視之上有大蛇蜿蜒若被痛楚狀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再視之但蛇蛻耳後法爲將有賢稱

近種湘守敘州壞客館爲東園警夜兵共見大蛇自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數日湘死

清波雜志輝平生四況大江備嘗艱險其載生死係於沈浮之間每過龍祠薰爐灑觴惟謹無屋宇但植丈文明求之於館之寢有穴方廣寸尺許發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間屋土色光麗如新泥飾者豈異物亦避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欹享而然

聞見後錄劉法欲生其母幃帳忽若墜壓而下視之  
上有大蛇蜿蜒若被痛楚狀母怖甚避之他所法生  
再視之但蛇蛻耳後法爲將有賢稱

客館出穿西樓而去樓下臨大江度其地約長十數丈明求之於館之寢有穴方廣寸尺許發之其蟠屈之迹大一間屋土色光膩如新泥飾者豈異物亦避

暴役穿穴以去邪不數日湘死

一竿亦致冥幣於中流至小孤山謁廟見幡脚及花瓶中小青蛇盤結舉首蜿蜒者甚衆祝者云神今日在廟歆享而然

夢溪筆談太子中允關杞會提舉廣南西路常平食  
行部邕管一吏人爲蟲所毒舉身潰爛有一醫言能  
治呼使視之曰此爲天蛇所螫疾已深不可爲也乃  
以藥傅其創有腫起處以鉗拔之有物如蛇凡取十  
餘條而疾不起又予家祖望在錢塘西溪嘗有一田  
家忽病癩遍身潰爛號呼欲絕西溪寺僧識之曰此  
天蛇耳非癩也取木皮煮飲一斗許令其恣飲初不  
知日疾減半兩三日頓愈驗其木乃今之秦皮也然不  
知天蛇何物或云草間黃花蜘蛛是也人遭其螯仍  
爲露水所濡乃成此疾露涉者亦當戒也天蛇其大  
如筯而匾長三四尺色黃赤多生於幽陰之地遇晦  
雨後則出越人深畏之以醋澆之則消或以石灰擦  
之亦縮死

墨客揮犀淵材嘗從郭太尉游園咤曰吾比傳禁林  
方甚妙但呴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俄有蛇有  
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亟  
施其術及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  
也太尉爲之一笑

余伯祖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一  
溪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蜈  
蚣遂入其口俄頃蛇死乃穴其腹傍而出拆蛇視之  
已無腸矣傳言螂蛆甘帶螂蛆卽蜈蚣之別名

春渚紀聞滄州泥姑寨循塘溧而至界河與北寨相  
望自乾寧軍穿溧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路  
其首如燭兩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卽醉宿旁徒  
群蛇橫道遁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  
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  
其首如燭兩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卽醉宿旁徒

方甚妙但呪語耳而蛇聽約束如使稚子餓有蛇其猛太尉呼曰淵材可施其術蛇舉首來奔淵材無所施其術及走汗流脫其冠巾曰此太尉宅神不可禁也太尉爲之一笑

余伯叔嘗於野外見蜈蚣逐一大蛇甚急蛇奔過  
溪蜈蚣亦隨之蛇知力屈不免乃回身張口向之  
而咬其腹旁而出折蛇視之

已無腸矣傳言螂蛆甘帶螂蛆卽蜈蚣之別名  
春渚紀聞沧州泥姑寨循塘灘而至界河與北寨相望自乾寧軍穿深而往止一徑每春初啓蟄時塘略

群蛇橫道遞送者甚苦之寨卒有蕭志者爲人性率同儕多狎侮之一日當送檄文至郡而有大蛇枕道其首如霓兩目煜然可畏也既不敢前卽醉宿旁俟之

鋪卒夜以利刃殺蛇而脯之至滿數缶酇醉醒聞肉  
香甚問安所從得鋪卒給云夜漁於海得大魚方將  
共羹而食也蕭不待羹取數脔就火燎食之甚美自  
之後更不喜聞食氣但覺背膂間腫痒至不可忍時  
就樹揩痒瘡破中湧細蟲不知其數時郡卒陸靖者  
適居寨中與之助取餘蟲計前後出蟲數斗痒止瘡  
復因憩樹陰見灘中鶴鱗羣戲念欲取之卽身在鶴  
仄攬鱗而歸復視鶴巢又念可登而取卽身已在樹  
杪矣塞卒視之率皆驚異以謂此人偶食成器之物  
盡出尸蟲而輕身自如得地仙矣因逃兵籍而去  
臨安僧法堅言有歙客經於潛山中見一蛇其腹漲  
甚蜿蜒草中徐遇一草便嚼破以腹就磨頃之漲消  
如故蛇去客念此草必消漲毒之藥取置篋中夜宿  
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正爲  
腹漲所苦卽取藥就金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  
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  
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  
急挈裝而逃

旅邸鄰房有過人方呻吟牀第間客就訊之云正爲腹漲所苦卽取藥就金煎一盃湯飲之頃之不復聞聲意謂良已至曉但聞鄰房滴水聲呼其人不復應卽起燭燈視之則其人血肉俱化爲水獨遺骸臥牀

括異志李舟之弟患風或云蛇酒治風乃求黑蛇生置甕中齧以麴蘖數日蛇聲不絕及熟香氣酷烈引急擎裝而逃

滿而飲斯須之間化爲水惟毛髮存焉  
泊宅編王捷燒金先用毒蛇不計多少然埋庭中澆  
以米泔令生菌因取合藥後造宅築基得一蛇頭如

人形捷不久卒  
夷堅志鄂州總領司故州治也後福城城有園園有  
大蛇長數丈許乾道中韓總管者欲於東北隅建楚

望亭而築基不成至於數圮或言此處蛇所穴儻爲

立祠當可就韓如其說作小廟於數十步間基即成

蛇往來東西或如敎場大井內或從府倉氣樓中垂

頭下食米嘗蛇皮於竹林裏一兵得之貯以布囊時

時出示人蛇廣長如其身左肋下有一足郡民楊八

貨城下壞種菱芡就墻地縛葦舍母子處之以察盜

摘者夏夜過半聞聲母以爲賊也出視之見蛇在女

牆上而頭在壞中昂起睨母母駭叫楊生至僅能舉

手指示卽仆地死楊懼舍之去已而蛇不復出人疑

其入大江云

宋史胡穎傳穎以樞密都承旨爲廣東經略安撫使

潮州僧寺有大蛇能驚動人前後仕於潮者皆信奉

之前守去州人心疑焉以爲未嘗詣也已而旱咸咎

守不敬蛇神故至此後守不得已詣焉已而蛇蜿蜒

而出守大驚得疾旋卒穎至廣州聞其事檄潮州令

僧弃蛇至至則其大如柱而黑色載以闌檻穎令之

曰爾有神靈當三日見變怪過三日則汝無神矣既

及期蠢然猶衆蛇耳遂殺之毀其寺并罪僧移節廣

西

癸辛雜識趙暨守衢日所任都吏徐信興建佑聖觀

斂民財甚夥未幾詹寇作信以致寇抵罪而死然民

之詣祠如故時太守不復往趙孟奎春谷始至以典

拆民投牒求免而主祀祠黃冠遇大蛇於道謂神所

憑率民以禱曰果神也盍詣郡遂以蛇至佇廳以白

郡趙曰此妖也以黃冠爲惑衆械繫於獄繼取蛇貯

以大缶加封閉焉三日獄成黃冠坐編置而戮蛇於

市人咸壯之

太廟前有戴生者善捕蛇凡有異蛇必使捕之至於

赤手拾取如鰐鱗然或爲毒蝮所齧一指腫脹如椽

旋於笈中取少藥摻之卽化黃水流平復如初然

十指所存亦僅四耳或欲捕之蛇藏匿不可尋則以

小葦管吹之其蛇則隨呼而至此爲尤異其家所畜

異蛇凡數十種鋸齒毛身白質赤章或連錢或紺碧

或四足或兩首或僅如稱衡而首大數倍謂之飯掀

頭云此種最毒其一最大者如殿楹長數尺呼之使之

蛇王各隨小大以筠籃貯之日啖以肉每呼之使之

旋轉升降皆能如意其家衣食頗贍無他生產凡所

資命惟視吾蛇尚存耳亦可彷彿參龍之技矣

慈憲全夫人之生也其父全翁大節忽門外有大蛇

蟠繞一大樹間細而視之則其蛇有兩小角方以爲

異將入呼兒姪輩逐之則報以得女而蛇不復見矣

羅湖野錄大覺禪師昔居泐潭燕坐室中見金蛇從

地而出須臾隱去聞者讚爲吉徵未幾自廬山圓通

赴詔住東都淨因

輟耕錄趙生者宋宗室子也家苦貧居閩之深山業

薪以自給一日伐木溪澗忽見一巨蛇章質盡白昂

首吐舌若將噬已生寒斧斤奔避得脫妻問其故具

以言因竊念曰白鼠白蛇豈寶物變幻耶卽拉夫同

往蛇尚宿畱未去見其夫婦來回首遡流而上尾之

行數百步則入一巖穴中就啓之得石石陰刻押字

與歲月姓名乃黃巢手迹治爲九穴中穴置金甲餘

八穴金銀無算生棺取瞬零仍舊掩蓋自是家用日

饒不復事薪鄰家疑其爲盜告其姊之夫嘗爲吏者

吏詢之嚴不敢隱隨餽白金五錠吏貪求無厭訟之官生不獲已主一巨室悉以九穴奉巨室廣行賄賂有司莫能問迨帥府特委福州路一官往廉之巨室私獻金甲因回申云具問本根所以實不會掘發寶藏其事遂絕路官得金甲珍襲甚至任滿他適其妻徙置榻下一夕聞繞樹風雨聲頃刻而止頗怪之夫歸共取視鑑鑰如故啓籠乃無有也生無子夫婦終老巨室

元史何寔傳寔字誠卿其先北京人曾祖搏霄雄於

貴好施與鄉里以善人稱祖鼎敬父道忠仕金爲北京留守寔少孤依叔父居氣節不凡家人常入臥內

見一青蛇蜿蜒衣被中駭而視之乃寔也

張良傳父範生起嚴初其母丘氏有娠見長蛇數丈入榻下己忽不見乃驚而誕起嚴

真臘風土記其國主寢室有金塔一二座國主夜則

臥其上土人皆謂塔之中有九頭蛇精乃一國之土

地主也係女身每夜則見國主則先與之同寢交媾

雖其妻亦不敢入二鼓乃出方可與妻妾同睡若此

精一夜不見則番王死期至矣若番王一夜不往則必獲災禍

瀛涯勝覽祖法兒國蛇有單峯有雙峯者人以騎坐

肉以市鬻

西樵野記京師西山寺有二青蛇大者長五丈二三

小者長四丈五六如人至僧乃呼蛇以酒肉飼之二

蛇輒引喙出入無憚人或達蛇身旋轉一過謂之不

絕人身故謂之蛇菩薩

山西通志嘉靖辛酉長子有城役乏磚兵憲某令發

古冢取磚發一冢及隨皆琉璃金碧龍鳳之文有巨蛇守之赤色目閃閃如電吐氣繚繞如煙觸之者立仆懼不敢近乃止

青州府志樂安城西廢井有毒蛇氣所中輒殺人忽或時出道上邊大豕食之市里驚奔以爲神蕭信公至郡蛇不敢出公滿秩去裁三日復出爲患民迫公不可返得其衣履爲位設而拜之蛇復不敢出衆乃持弓矛往塞其井覆以大石封土其上就其傍立公祠祀之

濟南府志張子弘祚蜚語及上臺顏中丞執而訊之辭連陳茂才洪祐陳故名家子遭時落魄又木强不能辯乃擬陳大辟張反得城旦一日候鞫中丞門樓上忽降一蛇纏張頸萬衆聞然中丞廉得其情乃坐張子法而釋陳生